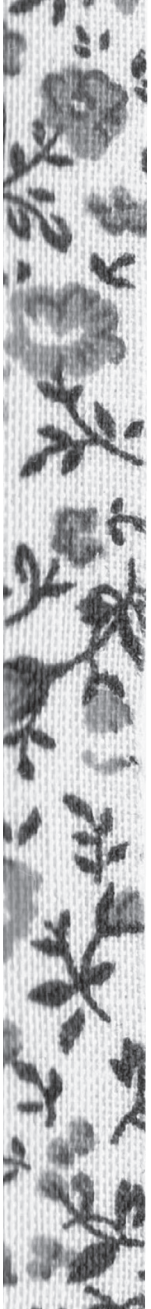


自然的容顏

主編 鄭培凱



序

自然的容顏

鄭培凱

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

住在九龍塘的時候，開窗可以看到一座小山，鬱鬱蔥蔥的，時而還有些嵐氣縈繞。清晨時分，常聽到鳥雀啁啾，此起彼落的。地圖上沒有山丘的名字，附近居民叫它南山。住在南山腳下，對著山色讀書，看陰晴光影隔窗鋪灑在書頁字句之間，不由得就會想到陶淵明的《飲酒詩》：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，心遠地自偏。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」時常覺得自己幸運，住在喧鬧如兵荒馬亂的香港，還有一片隱蔽而安靜的空間，可以抬頭看到自然的容顏，聽窗外的鳥聲。心境閒適的時候，想著魏晉人物的風采，想著陶淵明清晨耘地，荷鋤帶露歸的情景，雖然還是案牘勞形，能夠想想，讓潛伏的詩意展翅飛翔，也就心滿意足了。

附近居民每天清晨都會爬上盤旋的石級，三三兩兩，聚集在山坡上清理過的隙地，打一趟太極，做一遍健身操，或是模仿誰也沒看過的珍稀瀕危禽類，擺出華佗也看不懂的姿勢，在那裡通經順脈。有個師奶發明了一套絕活，在隙地邊上選中一棵姿態優雅的相思木，拉著橫出的樹幹，施展體操隊拉單杠的功夫，借著枝桠的彈性，像蕩鞦韆一樣，操練彈跳健身法。一會兒彈蹬，一會兒蕩悠，以薩德侯爵的瘋狂熱情，向不到十歲的幼樹恣意肆虐。也許是

因為施虐者持之以恆，那根細幼的橫枝已經變得光溜溜的，不長樹葉了。走近一看，就知道是受了常年性侵虐待，形銷骨立，氣息奄奄，得不到正常的休養生息，缺乏雨露恩澤的滋潤，卻還得承受每天清晨的凌辱。

每當師奶在那裡彈跳，拉得樹枝吱呀呻吟，我就油然產生惻隱之心，想過去阻止她繼續性侵，但是又怕圍觀的居民群眾以為我是神經病，只好帶著「不忍其殲滅」之心，快步離去。有時就想，我們是不是在城市裏居住久了，心靈變得粗糙殘忍了？是不是自己受盡了環境的壓迫與欺凌，終年生活在剝削與虐待之中，對自然毫不憐惜，連一棵剛剛進入青年期的幼樹都不肯放過，都不讓它自由自在快樂成長？在九龍的石屎森林覆蓋之中，好不容易有座小山丘，長出一片叢茂的樹林，顯示出青春翠綠的自然容顏，怎麼就非要倒行逆施，破壞綠意婆娑的身影？難道我們城市的陰影下蟄伏久了，真的已經心理變態，容不得山林的逍遙自在，就像性變態罪犯，看到容貌秀麗的美女，就想用荊刀劃破她美麗的容顏？

有空的話，我也上山晨練，只是既不打拳，也不踢腿，從不參加群練的行伍，而是師法自然，灑脫自在，繞著山岡健行，手舞足蹈的同時，進行吐納，呼吸天地精華。山岡頂端有塊磐石，登高可以遠望，朝南可以看到尖沙咀的高樓，以及海港對面更高的摩天大廈，叢叢簇簇，像彈藥庫支起的槍械與炮筒，令人望而生畏。北望就是獅子山，在蒼翠之間露出巉岩峭壁，嫵媚之中顯得崔嵬，讓我想到傳為宋代巨然的《層巖叢樹圖》。雖然多少有些山嵐環繞，但還是可以看到山巒全貌，遠處樹叢蒼蒼，山石歷歷，引人入勝。於是就想，哪一天風日晴和，總要到山上走走，穿行過彎曲的山隙，輕拂每一片翠綠的樹葉，親炙大自然的容顏，也不枉住在獅子山下一場。

住在南山腳下，因為登臨高崗，看到了遠處更高的山巒，而生出登陟獅子山之想，大概也是自然容顏的魅力，呼喚著我們內心潛藏的健康嚮往吧？